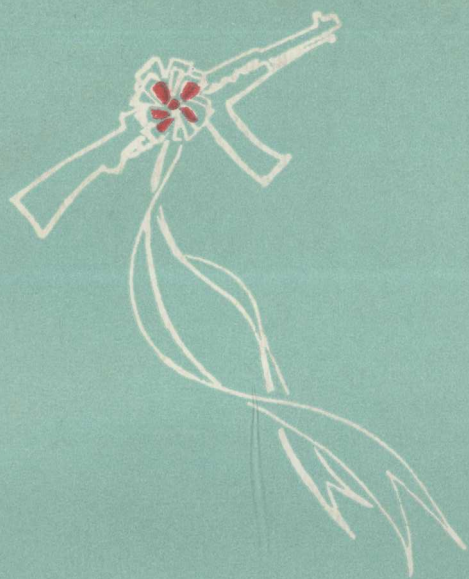




军中琐记

柏 茵

军中日记

栢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玉仙

封面设计：俸贵德

军中琐记（散文集）

柯 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²/3 字数：97,000

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6·816

定价：0.45元

• 目录 •

不屈的人们	1
包围圈内	28
射击手陈炳昌	39
不可摇撼的心	49
秀才的歌	59
账簿背面的血	65
北流寺歼灭战	69
铡上的血	80
他懂得了为什么	84
战地重逢杨轻公	89
这里埋着一个卖国贼	94
毒贩兴家图	97
在冢儿寺艾丁	100
汤阴攻坚战目击记	102
老河口一瞥	106
李梦祥和他的伙伴们	109

红军的妈妈	122
兵 医	125
从无到有	136
冰崖红花	154
学贵乎行	191
战士，诗人，祖国的眼睛	196

不屈的人们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十分燥热的下午。

在黄河北岸一个小城的西门外，伪警备队的刽子手们，用一种几乎笑出声来的神情，把一颗血淋淋的披着长发的女人的脑袋，挂在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上。人头被装在那种特制的二尺见方的木笼子里。透过木笼的棧子，可以看见人头上凝聚着鲜红的血块。

当天夜晚，黄河北岸起了大风，漆黑，飞沙漫天。就在这样的夜里，那白杨树上的女人头，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一颗留着分发的男人头了。并且那昨天曾经非常快活的来这里悬挂人头的刽子手们，今天却带着十分忧愁的心，很快的跑来把这颗男人的脑袋去掉了。他们的神情好象很不愿让更多的人看见似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告诉我，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上星期日的深夜，在城西十里铺村，一座很旧而并不宽敞的厢房里，抗日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委员和队长同志对坐着，不停的吸着纸烟。他们的视线统统集中在如豆的菜油灯焰上，谁也不说话，好象有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立刻要他们作决定。差不多有半点钟功夫，他们一直这样静穆着。后来，院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们仍旧不动，特别是政治委员同志，他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动。看他们够多么大胆而镇静呢！明明知道离这里十里路的城里，敌人为了专门对付他们这支武工队和游击队员们，最近特别从山西调来了最喜欢杀人的小野一郎来做这城里的宪兵队长。真的，如果现在汉奸们知道了他们的住处，只要汽笛一响，连一根纸烟都吸不完，日本兵就会袭击来的呀。

停一会，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商人走进来，他微笑着，就在队长和政治委员中间，用自己的肚子顶着那褪了色的红桌子横头，他穿着一身黑色洋布衣服。这人很奇怪，除掉在微笑的刹那间左嘴角上现出一个深深的酒窝之外，无论谁也不能找到他任何特点。他

简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和他的外形类似的中国人。

“队长，政委同志！好了，你们看象不象？”他用眼睛看着自己的脚。

政治委员同志把他仔细端详了一下，仍旧吸烟，不说话。

队长同志从腰里掏出一支乌黑的小手枪：

“这是我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好用，不会发生故障，在万分紧张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

政治委员同志从椅子上站起来，几乎是在原地走了两步，热情的望着他：

“耀祖同志，几年来生活、战斗、学习，一切都证明你是优秀的！你勇敢、沉着、机警，你从小就在这城里生活，你又有亲戚在城里……这些都是你所特有的好条件。但也正因为这样，使你不便在白天混进去，而只好趁着这个宪兵队长刚来不久，情况不够熟，趁着这几天各城楼上的警备队比较松懈，趁着你的路熟……今晚你从你前几天侦察过的地方设法爬进去。只要进去，任务是很简单的，主要是把那几个死心的汉奸搞掉，把政府的布告贴出去，这就够了，这就使我们的抗日工作能够开展了。……”

他停了一停，用右手扶住黄耀祖的肩膀：

“大胆的去呀！这样作法，我知道是比较特殊的。但群众是我们的，我相信你一定胜利！……”

黄耀祖的视线从政治委员的脸上移到队长的脸上之后，顺手拿起了手枪：

“好！我也这样相信。”

黄耀祖一走出村，便沉浸在几年前的回忆里——舅母那干茄子似的面孔；舅父那喜欢吆喝孩子们的脾气；辉楼表弟那说不笑的圆胖脸；说话象小刀子一样的辉芹妹；那东街石牌坊根的油光光的石狮子；那烂眼圈的卖豆芽的女人。……这在一九三七年夏天留给他的最后的印象，一齐显在眼前。然而他一转眼，却又仿佛看见一幅血泪模糊的画面展开在舅舅的家门。于是一阵刺心的悲愤立即使他清醒过来，他竭力用理智来粉碎这种神经质的梦幻，但是这不可能，简直象有人用大铁锤子把一个热辣辣的铁钉，打上他的脑膜：“信，书……一年了，一直没有回信……恐怕……”

月落，夜雾渐渐升起，无边际的灰暗的天空之下，一座方正的模型似的小城摆在黄耀祖的面前。城下有着宽阔的水壕，城上有一人多高的铁刺障碍物。确实，在敌人看来这是很难

攻打进去的。

可是，我们的英雄站在这无色而发光的水壕边，不到两分钟的功夫，便匆匆的把衣裳拴在脖子上，左手举着鞋子，右手举着枪，象采莲藕的人一样，身子一晃一晃的就过去了。

黎明以前的黑暗低压下来，小城好象一个没有盖子的方墨盒。

这是非常意外的，由于神经过度紧张，由于几年来小城的街屋变了样子，由于茫茫的夜雾……这一切使黄耀祖蹲在城墙上发呆了。他拚命把几年前的记忆拉回来，然而他想不起从他的脚下要经过那些街巷才能走到舅家？他急的浑身出汗，他知道没有把握的乱走是危险的。……

面前，紧靠城墙，有一座很小的院落，在那破烂的半人多高的矮墙之内，似乎闪着一丝火光，事不宜迟，他企图冒险闯路，急忙向小院走去。

右前方有人走来，黄耀祖看的清楚，那人在二百米远的地方把香烟蒂子放在脚下熄灭了，可是并没有停止前进，于是他翻身跳过矮墙。

一个老妇听见声音，拿着油灯走出房来。当她拨掉了灯花，抬头一看黄耀祖，便疯子似

的连忙跪下叩头：

“老爷！俺家真是没有人参加八路呀！……”

“孩子早就吃炮子啦！咱真不知哪里有暗八路！……”

黄耀祖立刻明白这老太太的家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可是时间不允许他说出更多的话，他只好爽直的说：

“老太太，我是八路军，不要怕，外面有人来，你赶快把我藏起来。……”

“八路军？”老太太非常疑惑的打量他。

“是的，我是八路军。”

“外面有人来？”老太太很担心的看看大门。

“是，外面有人来，我看见往这边走。”

“好！你来屋吧！”老太太很快就把他藏进一口很大的红色木箱里。

一会功夫，黄耀祖听见有人推开大门，小声说着话走进屋来，可是当他们刚一跨进屋门，话声就变的较大一点了：

“要不早就进来啦！刚才隐隐看见有人从墙上跳进来，我们在外边站了半天。辉楼来过没有？”

“还没有，放心，他会来的。”

这以后再没人说话了，屋里很静。黄耀祖在箱子里一点也不敢动，连呼吸都压的十分细微，紧紧握着手枪。他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在努力判断着这两人的来历——怎么他们还说辉楼要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表弟陈辉楼呢？

事情确实很奇怪，忽然间箱盖“哗啦”一声打开了，老太太站在箱子边：

“出来吧！赶快叫太君拴住你，俺家可是从来也没见过八路军。老天爷，俺可不敢沾你！”

“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黄耀祖象做梦一样，浑身麻木，脑子里一点东西也想不起，两手下垂着，慢慢从箱口里露出半截身子。一个伪警备队员立即用枪指住他的胸膛：

“快举起手来！”

这句话，使黄耀祖马上清醒了，他仿佛看见他面前站的不是伪军，正是他那身经百战的队长，而且仿佛是队长在说：“这是我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在万分紧急的时候，它会帮助你……”他正要举枪射击，突然有人推开大门急步走来。

二

昏昏明，西街大槐树上的更鸡“吱呀！吱呀”的叫着。

一个跛了脚的小学教员领着黄耀祖，穿过许多偏僻小巷，拨开了蛛网重重的后门，走进了自己的家，他低微的吐了一口气，小声说：

“表哥，到了。”

黄耀祖没答腔，仅仅轻轻哼了一声。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舅家——葡萄架倒塌了，嫩须儿就地蔓着，房上长满了瓦松，地上到处都是苔藓和鸽粪，残破的家具零乱满屋，昏沉沉的大院，煞象一座久绝香火的寺院。可是当他们掀起了正屋的破竹帘之后，浓黑的套间里有缓缓的鼾声。

“娘！起来吧！”小学教员把他那伸不直的左腿迈进门槛，但是不等里边应声，他便转身来惊喜交加的说：

“真危险！你怎不早点想法通知我？太巧啦！我要晚去一步，你一定开枪，那可就坏事啦！”他一步步靠近耀祖，眼睛不时向窗外望着。

“真的，简直象演戏。你说那老太太——

杨三他娘怎么那样大的智谋呀！看样子可实在看不出。”

“这都是老日^①和汉奸给她教训成这样的。她也是急中生智，本来她有点相信你是八路军，但又怕你是老日的便衣，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故意用这种方法来捉拿我们的，所以他们临时商量着这样来试验你。只是他们没想到，要一开枪就糟了。”

黄耀祖的嘴唇微微一动，尚未发出声来，套间里有人说话：

“谁？辉楼！天还不大明，做饭赶上你去学校就行。”

“你起来吧！娘，有事。”辉楼的身子一点没动，仅仅把脖子扭向后面说。

“前年寄你那信和书，你刚才没说清，到底收到没有？后来一直没有信。”

那小学教员很自然的摸一摸自己的左腿，正要说话，只见套间的门帘一动，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太太，浑身颤抖着已经跪在地下，并且一面叩头一面不住嘴的说：

“老爷二润呀！我给你叩头，俺孩子可是没有信……”

^① 老日：指日本兵。

小学教员连忙转身去拉她：

“娘！不，不，这是耀祖表哥回来啦！”
于是黄耀祖也凑近了她小声说：

“妗子！是我。”那老太太带着无限疑惧，把弓一样的脊背慢慢直起，张开那皱折的象秋叶一样的眼皮，把黄耀祖从头顶打量到脚根。她的脸色一阵阵的更加惨白，她的下颚微微颤动，足有两分钟没有说话。她的眼泪顺着眼角悄然流下，而后又孩子似的两手拍着自己的胯骨，原地转了个半圆圈：

“你，你，就是因为你，把你藏到哪里去呀！你快走吧！……”泪珠儿一滴一滴的从她那凸起的颧骨上滴上胸襟。

“表哥回来报仇的！”辉楼这样安慰她也睁大了眼睛对着黄耀祖说：

“你，你带兵来啦？”

“是，我带兵来啦！在城外呢，不久就进城，你不要怕，不要声张！”

三人相对无声，老太太迟钝的转过身来问：

“你们来家有人见没有？”

“没有，我们从后门进来的，天不很明。”

老人显然较为安心了，她更加走近了黄耀祖，用手去摸他那黑洋布上衣的底边：

“唉！多年不见人也长大了，可是你舅家也过的不象样啦！”忽然她转过身来，自己打断自己的话：“天大明啦！我去给你做饭。”说着她便走出屋门。

陈辉楼拉过一把断了靠背的太师椅，让表哥迎门坐下，自己顺势坐在套间的门槛上，照旧摸着自己的腿：

“那东西始终没到我手，王文良把我送到‘洪部’（日本军的指挥部）。几天之后，我还不知道是啥事？一直到第三次审问时，翻译官才拿出信皮和书在我眼前晃了几下。我死不承认，我说我表哥在一九三八年就死了，这不知是谁陷害我。……最坏的是二润，当时他对着日本人一口咬定就是你的信，说我是共产党，和你常有来往，说我知道你们这支武工队住在什么地方。……”

“二润现在干什么？”黄耀祖皱着眉头插问。

“事变前在国民党县党部干文书，敌人一到他就奉他们党部的命令，参加了维持会，后来又变成新民会，今年正月就正式到日本宪兵队当便衣侦探了。这一下可真成了‘四眼狗’，全城都被他整惨了。”

“他在新民会时我知道，那时我们有许多

工作同志写信警告他，要他留后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忽然间，老太太带着两只面手走进屋来：

“我一听见二润这该死的，气得我浑身打战。你看，辉楼这腿怎么成这样啦？生生是那些死汉奸们给上压杆。……”

“娘，表哥知道，知道，你去吧！你去吧！”老人又气愤愤的跨出门去。她刚一出门，黄耀祖就朝着辉楼问：

“你光说舅不在啦！小芹妹哪里去了？怎不见？”

老人一听见“小芹”二字，就象几千把小刀搅着她的心，情不自禁的使她翻身扑进屋里，泪汪汪的两眼直盯着黄耀祖：

“小……小芹……”她已经呜咽起来。

“娘！你去吧！我给表哥说。”

“不！我……我说。”她抖擞一下精神，用衣襟擦擦眼泪：

“刚刚我心慌的不行，连王文良那跳锅的也忘啦！那时候，王文良带着日本兵把辉楼抓走啦！一家人全在梦里哪！眼看孩子在人家手里受罪，天天打的死去活来，没一点法，后来有人说，叫你舅背着老日见见王文良，给他送几个‘化消’，你舅卖这卖那给人家凑了九块鬼子